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四十七回 程縣尊法堂訓誨 孔慧娘病榻叮嚀

卻說程公原是個嚴中寓慈，法外有恩的心腸。若是這宗誘賭之案，盡法究治起來，范姑子就該追去度牒，飭令還俗；張繩祖、王紫泥就該褫革巾帶；王學箕、雙裙兒就都該到案加刑；譚紹聞也該追比賭債懸贓——清官以之充公用，貪吏以之入私囊。爭乃程公慈祥為懷，口中雖說了「詳革」、「開場誘賭」，傳稿轉申，卻留下空兒，叫張繩祖、王紫泥，自行生法求免。這兩個果然遍城內縉紳，懇恩免詳，情願受罰。遞了改過自新甘結，程公批了「姑准從寬，仍前不悛，定行倍懲」字樣。次日早堂，把賈李魁責了三十六板，白興吾二十大板，取具與譚姓永無葛藤的遵依，發落去訖。單留下譚紹聞、王中二人，跪在堂前。程公教訓道：「譚紹聞呀，你豎耳細聽。本縣取你，原為當場文字英發超雋，復試時見你品格軒昂俊秀，看你是遠到偉器，遂定了你為首卷。」

況府試時，仍是首卷。本縣自喜相士無差，這兩隻眼睛也自信得過。學台案臨，本縣南陽公出，只料你必蒙進取，為掘井箕山之伊始。誰料你自外栽培，被這一干不肖無賴之徒誘賭，輸下賭欠，且又私自遠揚。以致被白興吾、賈李魁屠沽廝役毆辱踐踏。且又轟至公堂，鳳鸞鳴鴉咬做一團。本縣若執『物腐蟲生』之理究治起來，不說你這嫩皮肉受不得這桁楊摧殘，追比賭贓不怕你少了分文。只你終身體面，再不得齒於人數。本縣素聞你是個舊家，祖上曾做過官，你父也舉過孝廉，若打了板子，是本縣連你的祖、父都打了。本縣何忍？並不是為你考試，像你這樣人，還作養你做什麼？嗣後若痛改前非，立志奮讀，圖個上進，方可遮蓋這場羞辱。若再毫末干犯，本縣不知則已，若是或被匪案牽扯，或是密的訪聞，本縣治你便與平民無異，還要加倍重懲，以為本縣瞽目之戒。」

這一場話，把一個王中，說的也忘了程公是官，也忘了自己跪的是堂口；竟是眼中噙淚，肚裡磕頭。紹聞觸動良心，雙淚俱傾。程公看見這個光景，亦覺惻然，吩咐主僕回家，好好唸書。主僕下堂而去。程公又料理詞訟，不必贅說。

單說紹聞與王中轉回家中。雙慶兒在街中探聽，早把上風官司的話，報於王氏。紹聞進堂樓上坐下，氣色兀自不定。王氏道：「那一遭兒姓茅的騙咱，被官府打頓板子。這一遭賈家又騙咱，又叫官府打頓板子。管情咱主戶人家子弟，再沒人敢騙了。若不是官府厲害，這些人還有叫人過的日子麼？」紹聞無言可答。王中回房，整整睡了二日，其氣惱可不言而喻。

且說孔慧娘，那一次與茅家官司，已氣得天癸不調，遲了一年多，月信已斷。此番又生了暗氣，漸漸咳嗽潮熱，成了癆瘵之症。王氏素愛其賢，催紹聞用藥調治。請姚杏庵診了脈，這月水不調四字，一猜就著，自然是加減四物湯、歸脾逍遙散之類，互換著吃起來。病情有增無減。又聽說知府衙中，有請的江南名醫，叫沈曉舫。譚紹聞與外父孔耘軒商量，費了許多委轉，請至家中。沈曉舫診了脈，到了碧草軒，告於孔耘軒道：

「令愛之症，固是氣血兩虛，但左關的脈，現了危變。大抵是婦人喜怒，鬱結成了一個大症。從來心病難醫，只因其病在神，草根樹皮，終不濟事。弟聊寫一方，只雲塞責。若要痊可，還須另尋高明。」孔耘軒點頭稱善。開了一方，即要告辭。譚紹聞再三懇留，沈曉舫決意要去。這才是名醫國手，不肯以性命為僥倖的意思。慧娘吃了沈曉舫藥方，標症略除。再欲懇時，一來知府衙門，侯門深似海；二來即令再請，沈曉舫診視已明，也就不肯再為勞而無益之舉。紹聞又請了本城新出時醫張再景來看，極口把以前的醫生痛加詆毀，把從前立的方子重為批駁。

究之張再景的本領，也不過是聽說心虛少寐，只須茯神、遠志；聽說口乾塊疼，只須是五味、三稜而已。見病勢日漸沉重，自辭而去。

忽一日，王氏正在樓下，只見後衙鄭大嫂進的樓來。這鄭大嫂，就是譚孝移自丹徒回來，打端福兒時，來望的鄭翁娶的後婚老婆。王氏讓坐道：「你等閒不來，想是今日閒了。」鄭大嫂道：「我沒事也討不得閒。聽說大相公娘子身上不快，我來望望。」王氏道：「大嫂費心。」鄭大嫂道：「如今城西南槐樹莊捨藥哩，大奶奶何不去走走，拜付藥呢？」王氏道：

「我沒聽說這話。」鄭大嫂道：「是上年天旱，槐樹莊播了一個馬子，說是猴爺，祈了一壇清風細雨。如今施金神藥，普救萬人。有命的是紅藥、黃藥，沒命的是黑藥，或是不發藥。才是靈的。昨日我的姪女病的命也不保，我去拜了一付紅藥，就吃好了。我所以今日來對大奶奶說。」王氏道：「那馬子跳起來我怕的慌。」鄭大嫂道：「如今沒馬子，只用燒上香，放下一盅水，有藥即下在盅內。」王氏道：「離城多少路呢？」鄭大嫂道：「不遠，在惠家莊南邊有半里路。」王氏忽然想起滑氏，也要看看他，遂說道：「今日去的麼？」鄭大嫂道：「天天有人在那裡，如何去不的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引我去何如？」鄭大嫂道：「我就去。」王氏便叫德喜兒催蔡湘套車。蔡湘把車套好，撈在衙門口。王氏帶了買香紙的錢，同著鄭大嫂，攜著樊孌婦，坐到車上。德喜緊跟著。蔡湘鞭子一場，轉彎抹角，出了南門而去。

卻說王氏臨行，鎖了堂樓門。冰梅引著興官兒在東樓伺候慧娘。只見趙大兒進來，慌慌張張說道：「有一個女人，背個包袱，說是會治病。聽說孌子有病，情願調治，不要謝禮。現在廚房等著哩。」慧娘聽說，忙道：「只怕是卦姑子罷。堂樓門鎖著不曾？」趙大兒說：「鎖著哩。」慧娘道：「你快出去跟他，寸步莫離。冰姐，你把這樓門上了，把興官放在牀上，交與我。你上樓把花門開了，伸出頭望下看著，小心東西。」冰梅剛剛頂上東樓門，卦姑子早已敲著門屈戌兒，叫起門來。

慧娘直如不曾聽見一般。叫了一會兒，將窗紙濕破，一個眼朝紙孔兒看慧娘，說道：「好一位小娘子，生的菩薩一般，如何病恹恹的？我在街東頭治蘇家女人病，如今好了。聽說小奶奶身上不好。我來看看。不圖咱什麼東西，不過是我婆婆在神前許下口願，治好一百個婦人病，就把口願滿了。如今治好七七四十九個，添上小娘子，就是五十個整數，還了一半子。往西再到河南府、南陽府治病去。小娘子開門罷。」這孔慧娘直是一個不答。卦姑子又說道：「抱的好一個小相公兒，我今日治一個就好活兩個。若是不治，只怕這小相公想娘，也是難指望的。」慧娘依舊不答。卦姑子又道：「我這藥不用火煎，也不是丸藥，只是一撮紅面兒。一口水就吞下去，才是靈驗哩。不忌生冷，也不忌腥葷。遇著我，是小娘子前世緣法。」慧娘仍自不答。這興官想吃乳，慧娘無法可哄，哭將起來。卦姑子道：「不吃我的藥，只怕有的哭哩。」冰梅聽的哭聲，下的樓來，將近內房門，慧娘擺擺手，又叫上樓。這卦姑子一發惱了，大拍窗櫺而去。又到廚房，叫趙大兒燒茶吃。趙大兒方欲應允，提了一把廣錫壺兒下茶葉，卦姑子道：「我有茶葉。」接錫壺在手，揚長出門而去。趙大兒出門追趕，其行如飛。趙大兒只得放開，舍了錫壺，緊閉後門。回來告於慧娘，慧娘道：「小事。」冰梅抱起興官，問慧娘如何一句話不答，慧娘道：「奶奶不在家，理當如此。」趙大兒道：「奶奶在家，必上卦姑子當。」

這話不必再述。單講王氏車上對德喜道，要在惠家莊下車。

及到惠養民門首，德喜道：「這就是惠師父大門，停車罷。」王氏與鄭、樊二婦人，一齊進了門，滑氏正在院中洗衣，看見了笑道：「哎喲，好親家母呀，啥風兒刮上來？」讓屋內坐下，開口便道：「如今分開了，也不像人家了，親家母休要笑話。」王氏道：「從你走後，俺家何嘗像人家哩。」吃了茶，說起為慧娘拜藥的話，滑氏極願同去，王氏喜之不勝。

大家不坐車，走了半里路，到槐樹莊。只見一株老槐樹下，放了一張桌兒，上面一尊齊天大聖的猴像兒，一隻手拿著金箍棒，一隻手在額上搭涼棚兒。臉前放著一口鐵鑄磬兒，一個老嫗在那裡伺候。有兩三家子拜藥的。樊孌婦叫德喜兒買了樹下一老叟的香紙，遞與王氏，四人一齊跪下，把盅兒安置在桌面上。老嫗敲磬，王氏卻祝贊不來，滑氏道：「譚門王氏，因兒媳患病，來拜神藥。望大聖爺早發靈丹妙藥打救，明日施銀——」滑氏便住了口看王氏，王氏道：「十兩。」滑氏接口道：

「創修廟宇，請銅匠鑄金箍棒。」老嫗敲磬三椎，眾人磕了頭起來。遲了一會，揭開盅上紅紙，只見盅底竟有米粒大四五顆紅紅的藥。一齊都向王氏祝喜，王氏吩咐與敲磬老嫗一百錢，命德喜兒雙手捧定盅兒。到了惠家莊，滑氏又與了一個大碗，將盅兒放

在裡面，囑了德喜小心。

滑氏留飯，王氏道：「還要打發吃神藥。」滑氏也不敢留，王氏與二婦人，依舊上車進城。到了衙門口，進家。德喜後到，把藥遞與王氏。

王氏送到東樓，向慧娘說了原因。慧娘不欲吃，心中感激婆婆仁慈，不勝自怨，因婆婆親身拜禱，只得將神藥服訖。笑道：「這藥倒不苦不鹹。」

王氏指望指日可痊，誰知漸漸臥牀不起。王氏也因久病惹厭，樓上埋怨道：「人家說百日牀前無孝子，著實羅索人。」譚紹聞連日被盛希僑請去看申新戲，也不在家。惟有冰梅日夜不離，慇懃伏侍。

那一日夜間，慧娘昏昏沉沉睡去。睜開眼時，只見冰梅在燈下流淚。叫了一聲冰梅，冰梅急把眼淚拭乾，笑嘻嘻道：

「是要茶麼？」捧過茶來，慧娘吃了兩三口。慧娘道：「興官哩？」冰梅道：「在牀東頭睡了。」慧娘道：「你先哭什麼？」冰梅笑嘻嘻道：「我沒哭。」慧娘道：「我已看的明白了。」冰梅笑道：「我是灰迷了眼，眼酸，揉的流出淚來。」慧娘道：「你沒哭也罷。你聽我對你說，我這病多不過兩三天光景，不能成了。」冰梅道：「全不妨事，且寬心。」慧娘道：「我想和你說會話兒，我死後，你頭一件，照管奶奶茶飯。奶奶漸漸年紀大了，靠不得別人。第二件，你大叔是個沒主意的人，被人引誘壞了。我死之後，你趁他喜時勸他，只休教他惱了，男人家性情，若是惱了，不惟改不成。還說你激著他，他一發要做哩。你的身份微，我也替你想過，就不勸他也罷。第三件，你一定留心興官讀書。十分到那沒吃穿的時候，也只得罷休；少有一碗飯吃，萬萬休耽擱了讀書。還有一宗話，若是他爹再娶上來，你要看他的性情，性情兒好，要你讓他；性情兒不好，也要你讓他，未必不如咱兩個這樣好。」只這句話，直把冰梅說的淚如簷下溜水，沒有點兒滴的，再不能抬起頭來。慧娘又道：「我死後，你也休要想我。我到咱家，不能發送爺爺入土，不能伺候奶奶，倒叫奶奶伺候我。且閃了自己爹娘。這個不孝，就是陰曹地府下，也自心不安。」話未畢，興官轉身醒了，慧娘道：「你抱他起來，我再看一遍兒。」冰梅叫興官兒：「娘叫你哩。」興官揉著眼起來，便爬到牀西頭。慧娘道：「好孩子，只是將來長大了，記不清我。」冰梅道：「興官，與娘作揖兒。」慧娘道：「休叫如此，一發叫我心如刀攪一般。我說的話多了，喘的慌，你還放下我睡罷。」冰梅扶慧娘躺下，又把興官抱著睡到牀東頭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慧娘已是氣息奄奄，十分不好。冰梅告於王氏。王氏慌了，著德喜兒往盛宅叫譚紹聞，著雙慶兒請孔耘軒。譚紹聞在盛宅清晨起來，正與昆班教師及新學戲的生旦角兒在東書房調平仄，正土音，分別清平濁平清上濁上的聲韻。

德喜兒急切不得見面。及見面時，日已三竿。譚紹聞聞信急歸，孔耘軒夫婦已到多時。孔耘軒一向不喜女婿所為，不曾多到譚宅，今日女兒將死，只得前來訣別。慧娘猛睜開眼，看見父親在牀邊坐了一個杌子，把那瘦如麻稈的胳膊強伸出來，撈住父親的手，只叫得一聲：「爹呀！」後氣跟不上，再不能多說一句話兒，眼中也流不出淚來，只見面上有慟紋而已。孔耘軒低頭流淚。孔夫人再欲問時，慧娘星眸圓睜，少遲一個時辰，竟辭世而去。

紹聞也不料慧娘今日即死。到家時，外父外母圍著病榻，自己也覺無趣。慧娘絕氣，合家大哭。紹聞夫婦之情，也不免大慟起來。

大家哭罷時，孔耘軒向王氏與譚紹聞道：「親家母，姑爺，小女自到府上，不曾與府上做一點兒事，今日反抗累人，想是府上少欠這個福薄丫頭。棺木裝殮，一切俱聽府上尊便，不必從厚，只遮住身體，便算便宜了他。」王氏哭道：「我可也是不肯呀，這娃兒才是孝順哩，我如何忘得他？」說罷又大哭起來。孔耘軒揮淚道：「我回去罷。叫拙內在此看著收殮，也是他母女之情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外父少留片刻何如？」耘軒道：「我在此難以悶坐，卻又不便宜看人殮。我坐車回去罷。黃昏時，叫掌燈來接你外母。」出了後門，孔耘軒流淚滿面，又回頭看看門兒，一面上車，一面低著頭大慟。

譚紹聞也自揣平日行徑，不合此老意思，只得悵然進家。

又見冰梅抱著興官，向隅而泣，哭了個少魂無魄。

此下抬棺木、殮衣衾的話，不必細述。黃昏時孔續經到來，大哭一場。等的裝殮後，命家人打燈籠，將孔夫人接回。

譚紹聞覺得王中不在家，諸事都沒個頭緒。次日一早，急差人往南鄉叫王中。原來王中在南鄉辦理賣產還債的事體，與經紀已有成說，賣地三頃，宅院一處，買主名喚吳自知。忽聞少主母病故，頓時成了一個啞子。跌腳歎道：「敗的由頭來了！」少不得與房地經紀，回了買主吳自知，另訂進城交價日期。

遂並來人一齊到家。王中進門，見少主母棺木，停在廳院東廂房。向前磕了一個頭，不敢落下淚來。忍不住回到自己房內，大慟一陣子。歎道：「好一個賢慧的少主母，為何死得太早！」

急揩乾眼淚，出來料理喪事。

主事的是王隆吉，辦雜事的是王中。鄰舍街坊，與一班同盟兄弟，都來弔唁。五日塗殮，遂把一個聰明賢淑的女子，完了一生。正是：

縹緲微魂漸赴冥，喃喃細囑那堪聽，

合家號哭尋常事，萬古傷心一小星。